

梁山后代

三八文

云平

全贵

时常青





郑翠屏

梁秀英

春红

吴斌

童伶

铜头铁罗汉



徽宗皇帝

沈不清

蔡京





徐文标

唐永峰

尉迟肖



铁金锭



孟九环

梁士太

梁忠

梁滾



目 录

- 第一回 吏部天官汴梁问斩 周顺母子济宁投亲…… (1)
- 第二回 赖亲情梁士太退婚 念旧日老管家报恩…… (15)
- 第三回 后花园梁秀英焚香 城隍庙尉迟肖卖艺…… (28)
- 第四回 认表亲母子住徐府 辞表弟文标走东京…… (41)
- 第五回 阮子正松林劫镖客 赛活猴梁上窥私情…… (56)
- 第六回 纵淫欲贾氏进书房 起杀心文标出绣楼…… (68)
- 第七回 委屈人偏做委屈事 侠义汉仍讲侠义情…… (81)
- 第八回 石头桥晚遇短路鬼 贼窝里夜逢美少妇…… (92)
- 第九回 尉迟肖殒母孔家寨 周景隆吊尸黑松林…… (102)
- 第十回 孔氏三雄酒楼宴客 唐氏一汉长街卖柴…… (113)
- 第十一回 见表弟一英雄挥泪 结金兰八弟兄聚义…… (126)
- 第十二回 沈不清判案案不清 贾不正为人人不正…… (138)
- 第十三回 遇暗算徐文标下狱 遭非议小阮英进城…… (150)
- 第十四回 入花园初见梁秀英 进南牢再探徐文标…… (161)
- 第十五回 客栈里谋划救文标 堂楼上跪地拜姑母…… (174)
- 第十六回 得恶报贾不正掉头 免后患李牢头自首…… (186)
- 第十七回 劫南牢赛活猴纵火 扰后衙愣孔平行窃…… (196)
- 第十八回 七兄弟大闹济宁城 三姐妹欢聚孔家寨…… (208)
- 第十九回 熏香壶熏昏六甲女 探路石探打采花郎…… (221)

第二十回	众尼姑皆议普云庵	狐仙爷显圣月亮门……	(230)
第二十一回	女扮男梁秀英逃婚	假当真唐铁牛抢亲……	(242)
第二十二回	遇大虫主仆双失散	见恩家姐弟共欢颜……	(254)
第二十三回	假公子假娶郑翠屏	真小姐真嫁梁秀英……	(266)
第二十四回	鸳鸯女喜住杏花山	英雄汉痛说孔家寨……	(276)
第二十五回	童元帅箭射梁山后	郑梦熊剑指骗婚人……	(287)
第二十六回	押囚车回兵汴梁城	闻消息宿身官家店……	(299)
第二十七回	郑翠屏赏银求宿处	唐铁牛越窗耍手脚……	(311)
第二十八回	唐铁牛单膀拽囚车	马世杰一枪震敌胆……	(323)
第二十九回	众官兵火烧杏花山	四兄弟打尖孟家村……	(337)
第三十回	假中假因假戏佳人	错中错以错服壮士……	(351)
第三十一回	铁龙山铁梁嫁妹妹	小树林小爷会嫂嫂……	(364)
第三十二回	三兄弟布阵劫马群	一小姐投水遇救星……	(374)
第三十三回	梁秀英船上拜义母	姚山动水上遇恩公……	(387)
第三十四回	节烈女还愿天齐庙	忠义父斥奸太师府……	(397)
第三十五回	庇奸臣犹学奸臣计	霸美人还用美人床……	(408)
第三十六回	铁罗汉蔡府查凶手	阮子正东京听食客……	(419)
第三十七回	闻熏香梁小姐得救	话透龙铜头僧泄密……	(430)
第三十八回	城头上砖击铜头僧	蒿地里口问花云平……	(443)
第三十九回	花云平引路觅剑踪	滚地雷遁世绝情谊……	(453)
第四十回	滚地雷赌注透龙剑	赛活猴掷瓦金鱼缸……	(463)
第四十一回	阮子正一盗透龙剑	滚地雷再施马棚计……	(476)
第四十二回	葛家庄越脊探虚实	金鱼池潜水擒蛟龙……	(488)
第四十三回	盗剑人月下观透龙	无形身林内劫稀宝……	(498)
第四十四回	小金贵河边戏路客	老金亨家中款后人……	(510)
第四十五回	水耗子夸谈时常青	穿山甲羞说德胜营……	(522)

第四十六回	藏兵营老金亨益银	金银库小阮英锁身…… (534)
第四十七回	出横事贤妻问丈夫	闻消息爱侄论叔父…… (544)
第四十八回	屈死鬼怒说屈死情	负心人痛悔负心事…… (555)
第四十九回	显灵魂房上唤金亨	装鬼怪库里惊更夫…… (564)
第五十回	财神爷点化藏兵营	阮子正旋归金家寨…… (574)

第 一 回

吏部天官汴梁问斩 周顺母子济宁投亲

功名开国太祖，
无道八帝徽宗。
信崇奸党虎狼横，
贤良法场赴命。

英雄水浒梁山，
继嗣草莽林丛。
义结金兰八弟兄，
威名堪歌堪敬！

——调寄《西江月》

宋徽宗政和三年六月初六。

轰隆隆雷声响过，刷拉拉闪电当空，乌云密布起狂风，
俄而大雨倾盆，路上行人断绝，霎时，下得沟满壕平。

南阳湖畔，沫水河边，通往山东济宁州的官府大道上，
走着一老一少，母子二人。他们是徽宗驾前称臣的吏部天官
周义周惠卿之妻徐氏及其子周顺周景隆。

娘儿两个沐雨披风，脚踏泥泞，艰难之极。周顺搀着母

亲，一步一滑地缓缓而行。此刻，前见不着村，后看不见店，周顺心头一阵酸楚，不由得落下几行伤心泪来。当然，此时是逃出东京汴梁的钦犯，再不能与锦衣饫食之时相比了。

周家为奸臣所害。

祖籍江南湖广郴州府的当朝天官，姓周名义表字惠卿，为官清正，一生骨鲠，人称铁面御史，但与秉政擅权的蔡京一党不睦。于是右侍郎童贯献计于蔡京：

“下官有一计，现有金人寇边，犯我中原。我等可让人参奏皇上，言勾起边关战事，实为周义主谋。皇上动怒，管叫老儿死无葬身之地。”

蔡京听后甚喜，连说：“妙极！妙极！”

于是便着太尉高俅，指挥使杨戩，镇殿将军刘彦龙，同上金殿奏本，弹劾周义。正为边事忧疑的徽宗果然动怒，立即准奏降旨。

这样，背着子虚乌有的罪名，周义一家一百零三口人被绑进了阴阳市口，等待午时三刻，开刀问斩。不料一阵黑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刮得人们东摇西晃，双眼难启，法场一派混乱。混乱中，一位正直善良的御林军为周顺母子松了绳索，让他们逃命去了。

有书交待，说是太白金星打此经过，知东斗星周顺有难，便降下神风，将母子俩刮到郊外荒野之地，给这故事添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自然，这是寄情立意于神话传说，也有可取之处，但毕竟有迷信之嫌，不愿苟同。

母子隐姓埋名，沿途乞讨，晓行夜宿，不觉已有数月之久。今天遇上这场暴雨，来到了一个距济宁城仅有十里之遥的太平镇。

“我儿，风大雨大，快找个宿处才是！”徐氏见天色已晚，说道。

“娘啊，眼前就是一座大大的村镇，旁边还有一座破庙！”周顺抬起左手，向前指了指。

徐氏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凝眸望去：“好，快去躲雨。”她说，“不妨在庙里暂度一宿，再作论处。”

母子进了庙门。周顺说：“路北有一座大门大院，待儿前去讨几碗饭来，先充充饥。”

周顺来到大门前，忽看到门前站着一位员外打扮的人，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脑后宝蓝色飘带。因为周顺原为官宦子弟，刚刚落难，尚未习惯叫花子的乞讨生涯，只是愣怔地站着，一时哑然。

员外不知讨饭花子因何不语，细细打量起来。这小花子年方十六、七岁，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插双鬓，目若朗星，两耳有轮，鼻若悬丹，唇似涂朱，牙排碎玉，端的仪表堂堂，器宇轩昂，着实一副公子模样；只可惜生在贫苦人家，以至衣衫褴褛，乞讨为生。

“你要饭，怎只是在这里站着？”

周顺见问，慌忙上前施礼，等待施舍。

“刚才和你一同进庙的是你什么人？”

“那是我家母亲。”

“你是孝子啊！我家有粗茶剩饭，如若不嫌，将你母亲领到我家，暂住我家仓房。你有所不知，我家舍粥三年……”

员外慈眉善目，语声恳切。“这员外姓刘名忠，字行善，只因夫人王氏无后，故舍粥三年，行善积德。

“多承美意了！”周顺满心欢喜。

母子便住在员外家中。一日，徐氏问道：“儿呀，咱们来到什么地界了？”

“娘啊，”周顺答说，“昨天孩儿在街上闲走，看见交界牌上写得清楚，此地是山东济宁州太平镇。”

“什么？山东济宁州？”

“是。”

徐氏一听说到了山东济宁州地界，脸上现出笑容，倏地抓住周顺的胳膊。

“儿呀！到了山东济宁州了，这可就不怕了，可就好了！”

“怎么就好了？”

“我儿有所不知，好好听为娘道来。”

徐氏将抓住儿子的手，慢慢松开，悠悠而谈：

“当初你父亲在朝居官之时，汴梁城的镇京总兵梁士太与你父是莫逆之交。只因梁士太得罪了兵部大臣杨戩，杨戩在金殿奏了他一本，说他私动库银，犯了灭门之罪。皇上动怒，绑他全家要杀。”

“又是这杨戩，实在可恨！”周顺一只手在桌子上拍了一记。

“多亏你父在金殿苦苦求情，这才饶他全家不死。梁士太也因而辞官不做，退归里下。临行前，梁士太前来辞别，你父摆酒款待。酒至半酣，他对你父亲说：‘多蒙贤弟苦苦为我求情，我们全家才能得活，你对我全家的救命之恩，不知何以报答。为兄一辈无儿，仅生一女，名唤秀英，与你家令郎年貌相当，愿许配侄儿周顺为妻。’你父一再推托，无奈梁士太恳求再三，就给你订了终身。梁士太带领家眷就走了。”

周顺潜心听着，一言不发。

“现在，我们周家有难，我儿你上梁府前去投亲。他把你收留在府，我们娘儿俩也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周顺不无顾虑地说道：

“娘啊！你叫儿前去投亲，倒是一桩好事。可不知为娘想过没有，常言说：‘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如今我父亲已经下世去了，实不可与当年相比。当年父亲在世，孩儿是一名阔少，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现如今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母子二人甚至无有立足之地。倘若到他府前去投亲，一旦岳父良心改变，嫌贫爱富，到那时——”

“不可胡言！万不要胡言！”徐氏忙阻止道，“梁士太与你父是莫逆之交，你父对他全家又有救命之恩，我想梁士太他不会忘恩负义，同时看在他的女儿分上，他不会不收！你就快快去吧。”

周顺想及自己处境，实不愿再祸及岳父一家，故推说道：

“我们周家犯了灭门之罪，各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我们母子二人，为儿实在不敢进城投亲。”

徐氏面呈愠色，嗔怪道：

“你若不去，何以安身？何以寻得清静之所，悉心读书？又何以金榜题名，报仇雪恨？真乃不孝之子也！”

说时，流下几颗大大的泪珠来。

“母亲莫要悲伤，孩儿去了！”

次日，周顺拜别了母亲，离太平镇而去。辰末巳初，来到济宁城北门。城门早已打开，行人如云，出出进进。城门